

春大姐

劉 真原著 郎笑天改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春 大 姐

豫 劇

劉 眞原著 郎笑天改編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鄭 州

豫 劇
春 大 姐
劉 真原著 郎笑天改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河南省鄭州印刷廠印刷
鄭州市天成路

書 號 (鄭) 234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3/32

印張 1 1/8
字數 21,000字
印數 6,128冊
定價 1角3分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

時間：一九五四年。

地點：某農村。

人物：玉 春——（簡稱春）女，十九歲，小學畢業程度，農村婦女。

玉春娘——（簡稱娘）女，四十多歲，玉春的母親。

秀 芳——（簡稱芳）女，二十歲，農村婦女。

劉明華——（簡稱華）男，二十二歲，農村積極分子，南山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

劉大嫂——（簡稱嫂）女，二十多歲，南山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

趙九喜——（簡稱趙）男，二十多歲，農村青年。

王大娘——（簡稱王）女，四十多歲，媒婆。

女 甲——（簡稱甲）十八歲，玉春的隣居。

女 乙——（簡稱乙）十五歲，玉春的隣居。

男 丙——（簡稱丙）二十歲，玉春的隣居。

男 丁——（簡稱丁）二十五歲，玉春的隣居。

第 一 場

（二道幕外。王大娘向遠處張望）

王：這個玉春她娘，怎麼到這時候還不回來呀？

（唱流水）

世道變，規矩改，我這個媒紅吃不開，

如今男女興戀愛，用不着爹娘作安排。

我只說洗手改行再不幹，誰料想玉春她娘託我來，

她叫我給玉春找對象，怕的是閨女大了不正派。

這才是姜子牙正在打瞌睡，鯉魚跳上釣魚台，

慌得我走東集來串西砦，張家不成李家來，

不是她嫌人家口舌呆，就是嫌人家無家財。

好容易說到趙家小九喜，人物長得可富胎，

好地總有四十畝，老中農戶有財帛。

玉春娘親自「相」親家，到這時爲啥沒回來？

天保佑這事成了吧，也叫我換身衣裳弄二斗麥。

（幕內有腳步聲）

（白）啊！玉春她娘回來了，後邊還跟着一個人。哎
喲！小九喜也跟來啦！

（玉春娘、趙九喜上）

娘：（唱流水）

叫九喜你且放寬胸，咱本是沾親帶故有交情，

你娘跟我是乾姐妹，春家舅跟你姨父是表弟兄。
再說世道改變了，青年男女都講開通，
叫你和玉春見一面，有什麼值得臉發紅！
成不成，由在你，這跟「包辦」不相同。

趙：（接唱）

玉春的人才我知道，人物漂亮又聰明，
如今叫我去「對相」，心裏只覺亂撲通，
要是玉春不願意，沒想想多麼難爲情！（對玉春娘）
大娘啊，雖說咱都不封建，還怕外人不開通，
咱還是別走大街走胡同，免得見人臉發紅。

娘：對，咱走這小胡同。（拉趙九喜回走）

王：玉春她娘，那不是九喜也來了嗎？

娘：是你呀，她王大娘。你別打鼓敲鑼的，九喜不願叫咱
村上人看見他。

王：喲！年輕小夥子，比人家大姑娘還封建哩！

趙：王大娘，你……。

王：對！咱就撿小路走。（唱流水）

這孩子，臉皮嫩，羞羞答答怕見人，
普天下難找這人品，配玉春不差半毫分。

趙：（接唱）

王大娘誇我太過分，我可不能比玉春，
她思想進步本領好，三里五村也難尋。

王：（夾白）各有各的好處。（接唱）

玉春是個好姑娘，手頭巧來又漂亮，
就只嫌一天在外……。

（玉春娘連忙使眼色不讓說下去）

就只嫌一天在外少在家，貪唸書光想上學堂。

趙：（夾白）想上學是好事呀。

娘：（夾白）她王大娘，你說得不對。（接唱）

俺玉春畢業回村莊，一天到晚生產忙，

學會樣樣莊稼活，考不上中學也不慌。

王：哎！我老糊塗啦，光想着她貪上學，可沒想到她能文能武。……啊，到家了。九喜，進來吧。

（衆進屋。二道幕啓，玉春家中）

娘：您先坐，我去舀洗臉水去。

趙：你別忙，大娘。

娘：忙啥呀，你到這我還當外人待嗎！（下）

王：九喜，給你個擲子。（唱呱嗒嘴）

擲擲你身上土，把頭髮快梳光，

等見了玉春面，千萬要學大方，

說話先帶笑，遇事多商量，

她不會不願意，還有她娘作主張。

（玉春娘端盆水上）

娘：洗洗臉吧。（入內間）

王：快點洗吧，瞧你丈母娘那股熱呼勁兒！

（玉春娘上）

娘：這是雪花膏，搓一搓。

王：喲！連雪花膏也準備好了，真是「嬌客」。

娘：是玉春的。年輕人嘛，都少不了這。

王：玉春她娘，我該回去啦，啥時候喝你的喜酒吧？

娘：（送到門外）喜酒還會少了你這老媒人！

王：瞧你說的什麼話！我可不是媒人，是「介紹人」呀。

娘：媒人也好，介紹人也好，過河總不能忘掉修橋人。

王：我可不在乎，這是各憑心意。（下）

娘：（回到屋裏，瞧九喜正在梳頭）來，我給你梳。（九喜有些侷促）（旁唱呱嗒嘴）

馬憑鞍裝，人憑衣裳，

雪白領子，襯黑衣裳，

一桿鋼筆，掛在胸膛，

論起家業，戶對門當，

這門好親事，多虧她王大娘。

趙：（夾白）大娘，玉春呢？

娘：（接唱流水）

她在團裏當委員，不是開會就宣傳，

你且歇歇等等她，我到外邊去看看。

（幕內聲：媽，吃飯別等我啦，我到農業社參觀雙鐮犁去。）

娘：瞧，玉春回來啦。玉春，快回來！

（幕內聲：別等我啦。雙鐮犁可是件新東西！）

娘：別走！有客。

（玉春上）

春：誰來啦？（進門一楞）

娘：玉春，來，我給你們介紹。這是趙九喜，是你姨家隔牆隣居。

春：啊，見過面。趙同志，你來找我有事嗎？

趙：噢！……沒……事。

春：（旁唱二八）

一非故，二非親，他到俺家爲何因？
瞧他收拾多漂亮，瞧他穿得多麼新，
活像鋪子裏小掌櫃，羞羞答答怕見人。
莫非俺娘有打算，要來包辦我的婚姻？
管你花樣玩得巧，我對明華不變心。
背着臉兒門口坐，我叫他有話難出唇。

娘：（旁唱二八）

不用說，我明白，年輕人見面口難開，
玉春啊，你陪九喜坐一會，我到廚房端飯來。

春：媽，我去！

娘：你在這吧，反正又不是沒見過面。（下）

趙：（旁唱二八）

我在一旁偷眼望，越看越覺她漂亮，
一雙大眼多好看，臉蛋兒像朵秋海棠，
板着面孔一旁坐，冷冷淡淡似冰霜。
一片心事猜不透，叫我九喜心發慌，
提提精神裝笑腔——
（咳嗽一聲，上前一步，馬上又退了回來）
低三下四不應當。

（玉春娘上）

娘：（接唱）

一霎時飯菜做停當，雞蛋炒飯撲鼻香，
玉春啊，你陪九喜來吃吧——

（玉春端起一碗，仍回原處）

娘：（接唱）

看起來，這事有點不順當。

莫不是嫌我在這不方便，閨女的心事瞞不住娘。

玉春呀，你們在這先吃吧，我再去做碗酸辣湯。

（欲下）

春：（攔阻）娘！（接唱）

你陪客人吃飯吧，我還要參觀到南莊。

娘：（接唱）

妮子越來越逞強，眼看事情鬧要僵。

酸辣湯，不做吧，用好話跟她多商量。

（白）九喜，你吃啊，吃了再盛。

趙：噢。

娘：玉春，你不是要買鋼筆嗎？你看看九喜的這一桿是什麼牌號的，叫他給你捎一桿。

春：我現在不想買！（飯碗一推，就走。玉春娘追出門外）

娘：玉春，你這是咋的啦？

春：我有事。

娘：是不是恨我沒跟你商量啊？

春：你跟我商量啥！

娘：玉春，我這可不是包辦，是介紹給你們認識認識，叫你們「對相」。再說，人家九喜不論人才、家底，總比那個……。

春：你別說啦，我什麼也不恨，是我不愛他。叫他走吧，

就說我一輩子也不會嫁給他。（急下）

娘：你，你這個死丫頭！

趙：大娘，你怎麼跟玉春吵起來啦？

娘：不是，不是，是隔壁小妮子潑了我一身水。

趙：衣服濕了嗎？別涼了身子。

娘：身子涼了？連心都涼了！（唱二八）

一番心意落了空，弄得我好像懷抱冰，

只說這事能作主，誰料妮子不答應。

（幕落）

第 二 場

（玉春娘和玉春的住室，樸素乾淨。玉春娘已經睡了。玉春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覺，索性穿鞋下床，點上燈，拿本書看，但無論如何也捺不下心去。）

春：（唱西府二八）

心中有事沒想妥，無論如何睡不着，

掀開書本不想看，心中亂成螞蜂窩。

想起南莊明華哥，比起九喜強得多，

去年割麥下大雨，虧他熱心幫助我，

渾身衣服淋個透，我連個謝謝也沒說。

到後來才知他叫劉明華，南山村社裏數得着，

娘有病，爹死過，穿一雙破鞋露着腳。
我偷偷送他鞋兩對，他送來筆記本兒答謝我，
俺二人相識二年都有意，總覺得心裏有話口難說。
俺娘嫌他家貧窮，包辦我的婚姻找媒婆，
把我許給趙九喜，爲的人家錢財多，
把九喜帶到俺家內，我一怒給他們冷水頭上潑。
今後晌秀芳來勸我，叫我對娘多勸說。
誰家娘能不疼閨女，誰家娘不想替閨女找安樂窩，
等娘醒來我再勸，看她怎樣對待我。（倒下假睡）
（稍停，玉春娘起）

娘：（接唱）

好言好語都說盡，死丫頭不肯承認這門親，
婚姻法給我講半夜，我一句也沒有聽在心。
劉明華雖說也不錯，只是家底嫌太貧。
爲人要往遠處想，閨女連着娘的筋，
越思越想睡不穩，又疼又恨又傷心。
也怨她爹死得早，我不操心誰操心！
嘴裏說不管心難放，我還要再勸勸小玉春。

（白）對，我不能讓她走窟窿橋！（走至玉春床前）玉
……嗨，讓她多睡會吧，忙了一天，連頓飯也沒吃好。

（蓋上被子）死妮子，難道當娘的會跟你有仇有恨！

春：（猛然坐起來，爬在娘懷裏）娘！

娘：玉春，你還沒睡着啊！

春：沒睡着，你剛才的話，我都聽見了。

娘：（喜悅）啊，難道你想通達了嗎？

春：我早想通達了，只是娘，你還沒想通達。

娘：（頓覺一怔）玉春，你說，娘還不是爲你打算呀！

春：娘，明華不會窮一輩子的。（唱流水）

南山村成立合作社，明華他是帶頭人。

去年社裏玉米產量大，今年又是好麥根，

毛驢子換成大騾馬，雙鐮犁今天運到村。

農業社是條光明道，人家朝着大道奔，

只要明華能勞動，不怕眼前家中貧。

娘：（夾白）你就會說這一套！（接唱）

人憑土地虎憑山，合作社也要靠莊田，

地少分的糧食少，光憑勞動也不沾。

玉春你別光往遠處看，過了門馬上就是缺吃穿。

春：（夾白）娘，你到底是叫我看遠看近呀？（接唱）

適才叫我往遠處想，怎麼又叫我看眼前？

遠處近處想一遍，明華印到我心間，

任你刀剜剜不掉，任你搖擺不動彈。

趙九喜再好我不愛，誰管他多少土來多少田。

娘啊，一千一萬我依你，央告你依我這一件。

娘：（接唱）

一千一萬都依你，這一件不依爲娘算不沾！

娘比你多走過多少路，娘比你多吃過幾斤鹽，

你到底年輕見識淺，娘不能讓你上了窟窿船。

春：（接唱）

明明是條光明道，你偏偏要說是窟窿船，

享福受罪你別管，到時候我不把娘埋怨。

娘：（接唱）

好話說了千千萬，她硬了心腸不動彈，
不叫我管我偏要管，想嫁給明華難上難！（賭氣睡去）

春：（接唱）

俺娘賭氣倒在床，玉春自己有主張，
今天勸她她不醒，到明天慢慢再商量。

（玉春伏案漸漸入睡。燈光轉暗）

（轉入夢景。南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地，和玉春家的地相隔不遠。范秀芳正和玉春鋤麥，劉明華在遠處一個人幹活。燈光復明）

（幕內聲：明華，帶頭幹也不能不吃飯啊。快吃吧，籃裏有新蒸的窩窩。）

華：娘，你回去吧，我馬上就吃。

芳：（拉玉春到一旁）玉春，瞧，那就是南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團支書、生產模範劉明華，人家可真能帶頭幹啊！

春：啊，我知……。

芳：你認識他嗎？

春：（掩飾地）不，我……我聽說過。

芳：玉春，你可不知道，人家可真棒！（唱二八）

他自幼爹死娘有病，在外邊要飯好幾冬，

土改分了二畝地，全靠他一人來耕種，

剛剛翻身家底薄，身上衣服淨補綻。

自從參加合作社，他模範獎章掛在胸，

抓緊時間學文化，足頂個小學畢業生，
還準備去學拖拉機，瞧人家說到就能行。

春：（接唱）

秀芳一旁誇他好，她怎知，玉春比她摸得清。
在區上俺倆談過話，學文化我還是他的小先生，
他爲我買過毛巾筆記本，我爲他做鞋熬夜眼通紅。
是不是秀芳故意打趣我？倒叫我心裏亂撲通。

芳：（稍停）玉春，你愣怔什麼？

春：我，我想人家就是棒。

芳：啊，對啦！姑娘大啦，想找對象了吧？

春：死妮子，小心過了門你婆子撕你的嘴！

芳：談正經事吧。你說咱們互助組咋還是磨磨蹭蹭不轉社
呀？

春：還不是因爲有些老落後不贊成。

芳：這些人進步真慢呀！就像俺大娘……。

春：俺娘，我是沒法子。咬着說，非等人家社試驗二年才
參加。

芳：叫他們看試驗吧，真金子還怕火鍊！玉春，你先在這
兒吧，俺娘到俺姐家去啦，我得回去做飯。

春：你去吧，我也餓了。

（秀芳下。玉春把地邊飯籃掀開，剛要吃，忽又注意
到明華的飯籃子）

春：（唱流水）

我知道明華家貧窮，麥子早已吃乾淨，
不知眼前吃什麼，是不是野草樹葉把饑充？

偷偷掀開籃子看，啊！三四個窩窩頭又黑又紅。

（白）這麼忙，飯又不好，怪心疼人的……。我有辦法……。

（玉春暗中把自己的白饅和明華的窩窩頭換了換，自己先把窩窩頭吃了半個）

春：明華，該吃飯啦。

華：我早看見你啦，因為那個姑娘在一旁指手劃腳跟你說話，不好意思跟你打招呼。（掀籃吃飯）喲！這是我的饅？

春：不！（舉着窩窩頭）這是你的饅。對不起，我給你換了。

華：你這是幹什麼！你自己還能吃飽？

春：你天天吃它，不是也能吃飽嗎？

華：我是吃慣啦。

春：我是慣吃啦。

華：玉春，你爲啥這樣待我呀？

春：去年收麥時，咱又不認識，你冒着雨幫我，你爲啥那樣待我呀？

華：那是互相幫助，那是應該的。

春：（故意學他的腔調）這也是互相幫助，這也是應該的。

華：玉春，你，你……叫我說什麼好呢！（唱二八）

玉春待我一片心，倒叫明華淚紛紛。

從小活到了二十二歲，除了娘再沒有一個親人，
吃飽吃不飽，沒人來過問，

街上要過飯，不敢靠人家的門，

防備狗來咬，全憑一條棍，深更半夜睡在大廟跟。

多虧來了共產黨，領導我們翻了身，

組織生產合作社，日子比往年強十分。

翻身戶，家底薄，敵不住，禍臨身，

俺娘犯場病，家中無分文，

要不是信用社來幫助，黑窩窩也難送進唇。

春：明華，你怎麼不吃，又胡思亂想什麼？

華：我吃，我吃。我覺得啥時候也沒這頓飯吃着香甜！

春：明華，聽說你想學開拖拉機，真的嗎？

華：這是遼遠的事。我斗大字認不了兩布袋，會行！

春：鋼樑磨鏤針——功到自然成啊。

華：對！青年團員面前是沒有困難的。我一天認十個字，過二年，不就能……。

春：你眼前已經認一兩千字，能看「大衆報」啦，過二年你就頂個中學畢業生。

華：玉春，也不知咋的，我啥時候一拿書本，啥時候就想到你啦。你真成了我的老師啦。

春：你對我的幫助不是更大嗎，像……。

華：我不是說過嘛，那是互相幫助，是應該的。

春：你算把互相幫助橫在心裏了。

華：怎麼？你不願互相幫助下去嗎？

春：明華，你不知道，我——

華：玉春，你咋的啦？

春：（稍停）哎！（唱二八）

山邊桃花枝上開，迎人帶笑亂搖擺，